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別集卷四

明 歸有光 撰

志

馬政志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法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

之屬故為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馭夫至於皂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駕馬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繫廐始牧夏庠馬冬獻馬射則充棖質茨墻則翦鬣疾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駕稅之頒有質馬之量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馱攻駒散馬耳焚牧通淫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

累牛騰馬遊北于牧仲夏別羣則繫騰駒凡此皆自古
以來傳其法所以能盡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為邑四
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
出戎馬四匹天子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
馬四萬匹或謂周蓋令民間養馬攷其實不然丘甸之
馬蓋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即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
與馬唯校人以下之職乃為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
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

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人養馬穆
王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皆非如
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圉牧
之盛衛文公駟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健
馬其詩曰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驎是中騶驪是
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千萬騎後秦
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以百萬之師
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高祖與匈奴冒

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驢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益乏故用婁敬之計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恃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敵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

後車騎馬乏絕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先是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勿共出

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苑馬以備
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馬光武中興
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和帝省減外廐
及涼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駉驥廐馬亦萬匹矣漢馬
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大耗故為假馬毋歸
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
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軫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駟駉諸監
廐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

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
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
官鴻州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雋長利
高望始昌三苑益州有萬歲苑犍為有漢平苑皆太僕
屬也魏晉以後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
未有聞惟獨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
豐美用為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
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

而河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馱騄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為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羣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

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折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

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
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
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又立四使
南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
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玄
池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
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
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子

以突厥款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東朔方隴右既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以萬計遂弱西北蕃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收兵至彭原蒐平涼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廐使張茂宗收故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即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川監大厰無復開元天寶

之舊矣他如蔡州龍陂襄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
皆不足數也漢以來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
仲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為唐得人專其職
也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蓋跨隴
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
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
涼州之畜為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苞絡也五代戰
爭養馬之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

領之後改為天廐坊又改為騏驎院以天驄監隸焉真宗咸平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驎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監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閑廐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匹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敵人之

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
啗之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
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邊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
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繫之維之
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
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邊
今所市邊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
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域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

宜減市馬之半值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馬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牝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厯中知諫院余靖言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外域也秦之先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

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
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駉牝三千衛
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
駉駉牡馬魯今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
定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玄池出
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也唐以沙苑最為宜馬即今之
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
來牧馬之地臣竊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來衛邢洺皆

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令羣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順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為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太山保德奇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況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請下令有能畜

一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
矣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
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
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
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涿寧東接銀夏又東至
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蕃界或已
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
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

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

閒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閒土卽募耕佃五年羣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旣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先賦

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真宗用羣牧使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為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為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為大名監洺州為廣平監衛州為淇水監鄭州為原武監同州為沙苑監相州為安陽監澶州曰鎮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初內有騏驎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河南北為監者十四皆掌於羣牧司乾興天聖間天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

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陽單鎮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馬隸之又以原武為單鎮移于長葛蓋自宋興以來至于仁宗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而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為相銳然有志于天下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其後又變而為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今馬政不修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

何監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為能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為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

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驂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為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

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羣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為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蜀粟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廼選其善馬而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為憂先是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厯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叅考申行之於是

始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
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
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
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匹止馬以四
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
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矣先是熙寧中嘗令
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
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

馬且以畜牧為生誠為便利已而得駒痺劣亡失者責
債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畧司復言已檄
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緡廊延秦鳳涇
原路準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
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遞給之而戶
馬更為保馬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
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
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

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

法欲令馬死補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為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為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為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為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為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

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
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
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
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卽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
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
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為
限於理為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書率之為錢二
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

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為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

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

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旣配兵後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為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為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旣更為保馬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藁雖不給錢布而願為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藁一百五十束詔毋

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
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為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
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
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加元詔尋又詔以
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
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既罷保
馬於是議興廢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郭茂恂視陝
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

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

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為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為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為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

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旣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左右廂今

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
於他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旣蠲其租不責以孳息
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
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
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旣不可知民
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
責償為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
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

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

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
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
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
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硤瘠三分去
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以一
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
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
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閒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

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

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

其說矣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為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息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戶馬保馬餘地牧馬猶為後世害故備著焉欲令議馬政者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為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馬宋初收市馬西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

為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
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塲市蕃漢馬團網遣殿侍
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
為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興
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
川峽三路招馬唯吐蕃回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
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
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

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疊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
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
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
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
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大氏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
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
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置
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自

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
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
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
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
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
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職任始一凡宋之市
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陲良健可備行陣宕
昌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

短小不及格黎叙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卽邕州
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
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
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
法以前其苑馬之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
選吏曰繁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
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
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丘非

子曰栢翳其後世亦為朕息馬也古有泰龍氏周官服
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馬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羌童氏人項
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法
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況置
之硤陿無所穀畜或禾稼稻稔之田溝塍封限遊騰莫
逞非所以適其走壙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故馬為特
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

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此馬之真性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哈刺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醢都之馬在朝為卿大夫者親秣飼之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捫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醢都來京師醢都者承乳車之名也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

七年設羣牧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
五牧監滁陽羣二十有二儀真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
天長羣四二十三年定為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
年廢牧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
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
沿邊草場收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
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大寧又
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至各

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
又東至紫荆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又東至山
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其荒閑平地
及山場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其牧放樵採近
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為己場而妨軍民腹內諸王駙馬
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習防邊敵有占為己
草場山場者諭之上又以朶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
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通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

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
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
禁私茶之出境者入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
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
彼地之人不可一日無茶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
販出境為蕃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
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
利益制外域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權

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外域哉又命曹國公李景隆賞金牌勘合直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為符以絕姦欺勅兵部諭川陝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成祖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緊急北平

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
于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
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
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邊人上馬
動計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
全仰步軍必常附城倘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
至吾用兵一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
養銳以觀敵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

林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北敵為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為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為我邊患矣太祖既驅元主還幕北已無復窮追之意而殘元遺孽不能無犯境諸王往往輕出塞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蓋敵之勝兵在馬中國非多

馬亦不能搏敵唯自守則步卒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
實帝王禦敵上策也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
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
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
寺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
六年增設甘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為馬其於繇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余
從太史問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畧知其本始作馬政

志

卷四

馬政職官

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其屬有六廐及龍馬閑駒橐泉駒駉承華諸監邊郡六牧師苑皆屬之後漢志太僕掌車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其屬有考工車府未央廐而漢故時六廐省為一廐後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故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者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以羽林郎監領

永初初越雋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捷
為置漢平苑晉太僕或置或省宋齊惟郊祀權置太僕
執轡事已即罷梁置太僕卿與太府少府為夏卿太僕
漢為中二千石梁列為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
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氏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
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隋煬帝省太僕驛騶署入殿
殿內省尚乘局漢以來太僕置官本末今述其畧其詳
具諸史唐六典載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

令總乘黃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
為之貳凡國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
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尚書駕部
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
社六典定於開元中其書訪周官敘太僕之職為詳別
有尚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廐天廐坊
騏驎院後置羣牧司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而太僕但
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羣牧之

職並歸太僕元祐初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崇寧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又有尚牧監尚乘寺具元史余觀漢表志及唐六典太僕不徒奉乘輿自天子之六閑外至諸苑皆隸之武帝別置奉車駙馬都尉始分乘輿之事唐因隋尚乘局內廐別設官本朝太僕寺統羣牧監後廢監令民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廐自有御馬監惟或乏馬於太僕取之

而鹵簿儀仗陳設大駕駕部與環衛司也皆不復闕於
太僕南京太僕寺故留京若行太僕寺苑馬寺亦並建
無所統一遼東山西陝西有行太僕遼東陝西又有苑
馬甘肅有行太僕而舊亦有苑馬苑馬之設遼東則有
永寧監清河苑深河苑陝西長樂監則有開盛安定廣
寧苑靈武監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邊於北
狄苑馬之設最盛唯不領於太僕與古異今具洪武以
來官制職分於後

馬政祀祠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
駟也房為龍馬又周禮夏禁原蠶天文辰為馬精龍與
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
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祭以剛日用少
牢皆於大澤具隋志及唐開元儀祝皆曰天子遣某官
某昭告云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為朕虞佐舜調馴鳥獸
其後費昌仲衍世為御有功列為諸侯而造父幸於周

穆王得驥溫驪騊駼耳之駟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於趙城其後奄父為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犬丘豈以栢翳為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祀以勾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蓋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

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也太僕職兼奉車與馬其
出於古非秦官明矣洪武六年太祖幸滁學士宋濂從
太僕寺卿唐元亨請置廟祠於滁永樂間北京太僕寺在
通州故建祠如滁其神曰先牧曰馬祖曰馬社曰馬步
曰司馬凡五神位每歲春秋天子遣太僕少卿主其祭
而天下凡養馬處處皆有祠遂為通祠弘治二年學士
王鏊為建廟記其文曰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社祭
土稷祭穀皆民所恃以生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在

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亦有人力所不及則馬神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為天駟辰為馬詩云旣伯旣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皇明建都古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為地高寒平遠泉甘草豐彌望千里世傳太宗靖難與南軍戰於此若有相焉者因詔作馬神廟於其地在今通州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德旁為御馬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主祀事其辭曰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陞辭返必廷復其嚴

如是歷歲滋久梁棟圯侈藩級蹙圯沮洳穢翳人畜不
禁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橫侵星月仰見心
虔跡褻相顧惋歎而皆重於改作弘治八年太僕卿臣
禮始具以聞且乞立石題名以示永久詔可以屬役於通
州等二十五州縣財因歲登力因農隙始九年之三月
十年二月告成湧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庖湍完舊增
新周垣外繚重門中閱啓閉以時過者祇肅是役也始
前太僕卿臣禮臣鉞成之者今太僕卿臣琮而少卿臣

質臣珩臣纓實相之寺丞臣珪縣丞臣鐸實敦其事御
馬監太監臣春等實飲其費於是翰林侍讀學士臣鰲
再拜稽首書其事於碑古者王畿千里出車萬乘國初
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益兩利焉及今百有餘年其
地固猶在乎然則取之於民則為擾牧之於民則又擾
是何哉方今聖人在位百度具舉而尤垂意焉政琮等
既協力以崇神祠則在人者其將次第而脩復乎銘曰
兢兢國馬于甸之野渙焉如雲駢焉如雨有廟言言在

潞之陽始誰作之自我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瞻彼
雲漢造父王良有崇有圯其自人始神斯降祥人維致
喜昔在衛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功以才興
亦以惰毀琢石鑱詞爰告無止世宗虔事上玄嘉靖中
四時遣祭皆以卿行今上自如常祀馬神祠在通州北
四十里安德鄉鄭村壩今太僕寺中亦有馬神祠寺官
到任及朔望如土地祠致拜而已無祭禮祭則於通州
壩上壩上諸房養馬御馬監掌之以捫乳天子之玉食

資馬

余旣述祠祀如前後問知皇朝故事者謂洪武二年築壇於後湖先是詔禮官考定其儀曰周官以四時分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馬步神之災害馬者也隋因周制祭以四仲月唐宋不改今定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於是遣官行禮為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簋簋登象尊壺尊各一樂用時樂獻官齋

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曰維神始於天地之物而馬生於
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廐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
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
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
永樂十三年行太僕卿楊砥請立馬神祠於蓮花池上
命翰林院考古今儀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馬祖夏祭
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之神國朝南京止祭司馬之
神於是設馬祖及司馬五神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儀

制准南京洪武本祭四神而永樂儒臣乃謂南京止祭
司馬之神不應失攷如是疑後湖蓋始議至滁陽而復
改尚未有攷也天順五年天子復於壩上馬房命別自
建祠而以元旦冬至及聖節遣內侍主其祭光祿寺具
品物不領於祠官

馬政蠲貸

昔先王之制法一稟於律其意蓋使人毫釐不可犯而
法之所不能行亦時有縱舍故君子以赦過宥罪如天

地之解使法一定而不易則人將無所措手足其勢必
至於法不勝法不勝而法窮故聖人通之以赦至於取
民亦然今日使民有常供之賦而必其一無所逋亦無
有也亦姑以為之法而其終求於天下常有不盡之意
使人無已往之顧則累輕而可勉為後圖此王者之道
也國家責財賦於東南先皇帝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
姓安生樂業而積逋亦少自後迄三十餘年不赦而積
逋反多使積逋多而不赦雖戶誅之不能盡也天子新

卽位詔書蠲逋已責天下鼓舞若更生而奉行者猶加
誅求鈎校愈密生民不能無缺望而積逋終不能以有
得是何不為之名以予民乎祖宗令民戶養馬其初為
法至嚴也豈不欲其馬之善而度不能以盡如其法每
下詔書必加蠲貸豈非勢之不得不然然亦有以見天
子仁愛之意終不以馬而病民余故為採歷年蠲令悉
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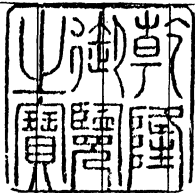
馬政庫藏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為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馬
草場餘地之租凡賄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市之
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貨賄之出入其
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咸取給於寺而大
司農乏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馬不足來告寺
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賄賄與馬一也故寺之積特饒焉
而其出亦倍夫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
內廐則內馬無限節故余於秦漢官制每有感焉漢母

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與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太僕寺顓顓為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為他給及貸用非挈餅之守矣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焉

余攷祖宗時不置司庫蓋時寺顓主馬而積金少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日羸矣

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積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致則內藏之金猶外廐之馬也是不然往者嘗捐金以購馬當時猶謂擾民而不可行一旦倉卒括民間馬可得耶如倉廩無積穀而黃金珠玉饑不可食也冀北之馬稱天下今民歲俵馬往往市之他郡所謂外廐者果安在哉而邊兵之求索無厭涓涓之流不足以及盈尾閭之洩是不可不為之長慮也



震川別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別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茹雲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別集卷五

明 歸有光 撰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論曰章獻因鍛銀之携起播鼗之賤以才技承恩寵至
干大政非女后之美然不以權假近習號令嚴明不出
宮闈而威加天下至能保護仁宗母子無私毫間隙又

詔羣臣講讀設幃西廡擲程琳之圖於地聽夷簡之言而悟有足稱者夫李宸妃之事微夷簡母子之際幾不能釋哉

郭皇后

論曰以仁祖之賢而閭呂得肆其奸瑤華之不終深可惜也原其故由寵愛張美人而后之立非帝意固有以啓之耶楊尚之爭斯其末流之弊耳

慈聖曹皇后

論曰神宗以太后之命不能勝安后之說其志亦可悲哉夫取后必以名家先憲出自武惠其才傑固宜如是女子惡以才見若后者無厭其才也古者授管脫珥之風夫豈獨具冠帔佐御饌而已

宣仁高皇后

論曰曹高二后身親仁祖寬博之政且濡韓范富歐之風婦姑所見略同矣夫明哲昭於閨闈而徧徇暗於朝廷固有以也當元豐之末天下已極敝非得聰明不惑

之主持綱紀於上率羣臣於下弗克有濟宣仁徒以一
女子力挽天下之勢抱十歲童衣黃袍叩天憲太后出
而法存退而法亡雖元祐初政若時雨吾知其不終也

欽聖向皇后

論曰欽聖臨政不久定策之外無可見者然其言論風
旨固宣仁之遺也宋興以來女后之賢少聞自高曹向
孟皆當變故之日而行始出於閨闈夫月則明矣其如
日之晦何

昭慈孟皇后

論曰隆祐瑤華再貶洪州播越中間顛沛亦云多矣宣
仁惜其福薄諒其然乎方張邦昌苗傅逆亂之會后孑
然一婦人耳奸賊黨與左右側目卒能迎康王而授之
璽引世忠以復辟古所謂疾生智慧者與既而垂衣
被練怡然行宮之養與夫縊鉤牽衣者竟何如哉

韋太后

論曰高宗之至情備見韋太后傳然能修問膳之禮而

乏枕戈之志非天子之孝也靖康之禍六宮陷沒者多矣其戮辱之狀史不詳著至予觀喬韋慟哭沙漠中每掩卷為之流涕以為世主不可以不觀也

楊皇后

論曰彌遠抵巇以窺宮闈可畏也哉濟邛亦非令器也不以其時龍潛晦迹以視君膳乃感慨發憤書几作字竟何益乎彼能碎乞巧之器而美人之進何不能拒也蓋亦其自取云

皇后總論

論曰世稱宋朝家法過漢唐子讀其書信哉章獻之妬而不薄於仁祖不間於楊妃英孝自藩邸入而恩如已子高宗起再廢之后而奉之身親視膳疾不解衣雍雍乎誠三代以還未之有也然猶時有在床之禍楊尚寵而閭呂乘其間劉婕妤進而郝蔡逞其克彌遠濟邸之禍表裏於楊后嗚呼可不戰兢兢哉

魏悼王

論曰太宗以呪詛不足以服天下而更甚以西池之變此誰為之左驗哉抑何其辭煩而意晦也於是勢利之顧慮去而兄弟之情見矣史稱廷美之禍始自趙普德昭忤旨自刎皆非實錄方禹錫告變普尚滯河陽而禹錫普邠人也倉卒來朝特窺其意而贊之耳德昭寬厚長者喜怒不形於色匹夫自棄其身亦必有所感憤一言忤君父何以死哉此必國史諱其故而不傳也

楚榮憲王

論曰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卞之獄繇蔡王尚幼而江公望之理明也危哉大利所在嫌隙乘之孝宗時莊文太子薨魏王愷當立帝以恭王類己竟立之愷出判寧國登車顧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予三復其事而悲之

趙子崧

論曰汴京失守宋已易姓康王名號未正子崧雖鼓義而起可也檄文不遜何罪哉方中興之時宜與天下更

始釋舊事廣衆謀而高宗首沮信王之功復抵子崧之罪抑何謬也

不怠

論曰不怠起進士出撫民社能裒上益下所至皆有惠政古循吏之用心也至其立朝好言天下事不憚忌諱真宗英也世稱楚王元儼為天下所崇憚彼其廣額豐頤徒有其威容耳

諸王總論

論曰宋諸王咸以大雅自飭工筆札喜詩書不專溺於
裘馬聲色之間蓋其風流自上被之也翠羽珊瑚之戒
假山之對臣主好尚如此而又睦親有院大宗正有家
法袒免以上賢者以名聞其疎屬亦得以進士起家彬
彬乎盛矣哉雖非三代經制之義而近古以來未之有
也

公主

論曰自釐降之典廢而肅雍之風泯宋興沿習降等之

制倒行坐立之禮太宗之命魯國獨私於柴禹錫耳至
神祖始下詔勸使率循婦道徽宗定盥饋之禮其意美
矣然乘勢驕恣其處位固然盖丈至而實不行也予採
宋史得其尤賢者三人其他如叩城夜訴玉管希恩又
何足數哉靖康之禍帝姬之北遷者蓋二十人

范質王溥魏仁浦

論曰范質早為桑維翰所器至令周祖雪夜解衣明於
機務有宰相之材宋興稍稍建白緣飾固陋蓋有助焉

王溥解河中之疑贊澤潞之策汲引人材惟恐不及魏
仁浦以黃縑之激起為小吏而能口說手疏筭無遺策
其才技皆見於周太祖之世然質以文學自媚於禪代
之間而仁浦倒印激怒何其危哉所謂江湖之人習風
濤而不惴者奈何其責以死也

石守信

論曰自唐末至於五季方鎮之禍糾連盤固每一動搖
環顧而起擅易軍帥至移於闕庭天下以為不可除之

痼疾矣然小人好亂之心亦必無所顧忌而然太祖神武蓋世素為守信之徒所翊戴龍潛之時固已俛首帖耳而為之用及名號已定黜拜繇已因而取之其勢易也蓋宋之方鎮有五季因襲之弊而無五季難去之患英雄成事非有奇策能撫其機而不失之耳

侯益趙贊

論曰二人皆有將帥之才方其陷身契丹徘徊蜀漢幾失所措所謂智勇遇窮而困也悲夫及其歸命漢祖功

名顯著世猶以降辱罪之獨不思人材之在天下亦難得也哉

王全斌

論曰賞罰之道由好惡生蓋誠心出於自然也全斌黷貨恣暴太祖責之是矣乃曰非以為戮江左未平而姑為之立法耳則是太祖無罪全斌之心而有取江左之志設使江左已平則成都十萬衆之魚肉不足憫也孟軻之惡言利有以哉

趙普

論曰趙普佐宋收藩鎮之權解苛暴之令立三百年忠厚之基號為元臣列於大烝斯無忝矣然古所謂大臣者富貴不能入其心故能立乎廟廊天下被其化若普者鬱悒河陽遂至嗚咽出涕太宗亦自以為哀憐其舊而收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憚雖北征之疏再上而徒以長文過之辭而跪拾補綴之風吾知其不能行於太宗之世矣

盧多遜

論曰子讀多遜獄牘言趙白交通事云願宮車晏駕其組織疎謬尤為可笑多遜挾邪之迹不甚可見而趙普亦未有以勝之二人者徒以勢利相傾邪正之實予未知所定也

張齊賢

論曰齊賢慷慨任事論邊防則以治內為先施於政則以愛民為本予觀其獻策天子以手搏飯真磊落不拘

人也晚有薛寇之累其略於簡細固亦宜然然異夫齷
齷保位者矣

震川別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別集卷六

明 歸有光 撰

紀行

己未會試雜記

臘月二十四日風日暄和行丹陽道中余垂老有此遠
役意中忽忽不樂欲慕古人之高致而不可得有欲言
者而口不能道忽思馬季長客涼州關西饑亂因嘆息

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世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軀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鄧隲之命嗟夫此予今日之意也因諷其言感慨者久之

常熟瞿諭德景淳為博士弟子時予常識之白下及登第兩為禮闈同考在內簾對諸學士未嘗不極口推獎一日過訪道及平生以予不第諸公嘗以為恨為吾江南未了之事因言為考官亦有難者蓋內中有一榜外

間亦有一榜必內榜與外榜合始無悔恨方在內時倦
倦未嘗不在公也又為予同年義興楊準道予少時之
夢予少夢吳文定公授以文字一卷予歲貢鄉舉皆與
之同故瞿每對人言之實以文定公見待云

諸考官命下之日相約必欲得予及在內簾共往白兩
主考常熟嚴學士訥因言天下久屈此人雖大字不入
格亦須置之第一人必無異議金壇曹編修大章尤踴
躍至與諸內翰決賭以為摸索可得然盡閱落卷中無

有也揭曉後曹使人來具道如此而人有後來言子卷
為鄉人所忌不送謄錄所蓋外簾同官言之然此乃命
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予自石佛閘與鉛山費楸文步行至濟州城外遇泉州
舉子數人共憩市肆中數人者問知予姓名皆悚然環
揖言吾等少誦公文以為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往往
相目私語比在京吾鄉有託泉州舉子之語以相詆不
知予已在濟州先識之設果有言亦不當傳道之而乃

假託其語其謬如此所謂外簾官者亦對人毀子子時
方出國門亟書數語寄其同官徐學謨蓋一時有不能
平亦予之褊也

己未禮闈易題節六四爻象予講安字之意大畧云使
聖人之制禮不出乎其心而欲驅率天下以從我則必
齟齬而不合天下之由禮不出乎其心而欲勉強以從
聖人則必勞苦而不堪齟齬不合勞苦不堪秦漢間語
眉山蘇氏文多有之今某人摘此八字極加醜詆以數

萬言中用此八字為罪詎亦太苛矣前浙省元姜良翰
久不第高時為給事中每論其文切齒姜後亦登第予
老矣能望姜君乎惜乎某之以高時自處也嘉定金喬
送予出國門偶道此喬自徐祠部所來祠部與予舊相
知因書寄之然勿與他人道也先是丁未予試卷中庸
天地位萬物育講語用山川鬼神莫不乂安鳥獸魚鱉
莫不咸若房考大劄批一粗字有輕薄子每誦以為嬉
笑事亦類此蓋今舉子剽竊坊間熟爛之語而五經二

十一史不知為何物矣豈非屈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也歟今次將北上夢多奇者當別記之二月得兒子家書言夢子獲雋易題乃離卦乃化成天下而里人夢見龍起宅中發屋拔木時易題果出離卦頗以為異對坐中言之傳至瞿侍讀亦為予喜

又張憲臣夢余在殿陛間走度一木跨其肩上謂予名必在張前榜出張中禮卷第二而予不得有不盡驗者家人任慎少隨余每夢輒應今歲隨在京數有奇夢類

非其能自為者然亦不驗獨余二十六夜夢報中曾元
謂今年二十九揭曉何得先三日有報其人云預報會
元耳夢中因念甲午歲有人來報鄉舉第二此預報之
證也頗自疑之

又夢在大內嚴學士送予下階予辭以公為吾座主不
宜降屈乃與瞿侍讀相攜而出初得此夢以嚴為座主
必中而又不驗豈瞿後主考乃得舉也然予無望此矣
又二十七日夢一卷書乃為狗所吞人言書為狗吞乃

狗兒年非羊兒年也

李元禮郭有道生此世必在塵埃中無人知貴之者杜
子美詩云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
闕親近子美此意暖然甚可愛也人無此安得謂之能
親賢吾苟且與之豈不自賤苟子度已以繩接人則用
絀莊周達之入於無疵其亦枉其性矣孔子七十子服
之謂之聖人則無一人之服之者可以為賢乎孔子則
自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孔子之言乃所

謂知性命之理者也

予每北上常脩然獨往來一與人同未免屈意以徇之殊非其性杜子美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子美真可語也昨自瓜州渡江四顧無人獨覽江山之勝殊為快適過潁墅風雨蕭颯如高秋西山屏列遠近掩映憑闌眺望亦是奇遊山不必陟乃佳也

四月初五日夜泊潁墅夢魏孺人別居一所予往見之孺人亦來就余所尋復去相見時甚歡以為世間未有

之事約與相迎為夫婦如故孺人意亦允諧方躊躇間
岸上鼓鼙鼙夢覺矣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嘗夢俗以
為淚着殮時衣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王孺人亦
無夢壬子冬北上雪夜宿句曲道中夢孺人來二君德
容常在吾目中今自數千里還去家益近愴然有隔世
之悲

初六日發潯墅自丹陽無一日不遇風是日冒風雨僅
至婁門宿跨塘橋下中夜風雨勢益惡子惺然不寐念

此行得失有命畧無芥蒂於心獨以三四千里至此又阻風雨不得亟見老親思昔丙辰南還見吾祖云不第不足言汝還慰吾懷矣今吾祖長逝還更不可見更不得聞此語悲痛胡可言也明日過沙河風雨微止將到家矣命童子索筆硯聯事記之人之毀譽不足為之有餘不足顧獨以廟堂諸公譽之愛之者無所用其力而鄉里知識毀之嫉之者必中其計信乎予之窮也夢兆本不足道具存一時之事故并書焉嘉靖三十八年四

月書時過陸市

壬戌紀行上

廿四日行夜泊平樂明日午至閭門廿七日行二子還
夜至新安明日晨至無錫是日至白家橋雨晚穿城宿
毗陵驛下廿九日夜泊丹陽三十日午過丹徒得葉子
寅江船與周孺亨待潮因三人步觀留侯廟遊海會寺
還飲舟中夜潮來奪港以出是夕宿於江中元旦登焦
山微風渡江得小船即行夜至江都明日與孺亨聯舟

行宿孟城初三日實應湖大風夜至平河橋宿去淮四十里明日雨宿裏河明日入淮船船尤小夜卧長淮風浪之聲達旦初六日至桃源夜雨初七日雪西北風急僅至崔鎮明日過宿遷夜二鼓至直河時獨與孺亨兩舟行岸上有騎者挾弓矢叱挽人令之下皆踉蹌入舟尋見有人聚立頗疑其盜然竟無他初九日至新安自是始有閩廣人同行初十日午過呂梁夜宿未至彭城二十里十一日已過洪舟幾落洪去力挽以出彭城大

雪舟停一日十二日自寶應來陰寒雨雪間作是日始
見日尤寒刺舟者鬚眉皆冰黃河凌下船刺刺有聲至
境山宿明日船犯凌舟幾覆觀溜口黃河自西來從此
出故河水推排而下常年經此溝中有水汨汨流故云
溜今成大河也夜至沽頭明日孺亭小恙便欲還強之
入閘夜與四明王嶸飲上海曹子見舟中止八里灣南
月明霧四塞霜下如雪岸柳皆凝白十五日待冰亭午
始過歸以連日寒冰雪乍凝非復壯水特船人畏怯時

止夜將及南陽又止復行近棗林又止聞岸上雞鳴矣
十六日止仲家淺十七日過濟寧夜止南旺第一牋與
王曹二君飲十八日午至南旺汶水流出冰雪壅河同
行船更相挽破冰而前近遠老口月出九船順風張帆
檣皆挂燈如列星迤邐行柳樹間明日早飯後逼張秋
飲王君舟中還待月聊城二鼓行二十日未午至清涼
舟聚者三四百明日午始入漳河天微雨止宿渡口月
出復行至曉過武城日昃風止鄭家口月出行廿三日

過故城至老君堂廿四日止新口廿五日大風未至滄
州廿六日過興濟行五六里以冰阻先後來者皆聚幾
及千艘半天下之士在此矣始見同縣諸友夜飲子敬
舟中廿九日早過靜海宿獨流初一日大風止大王莊
飲起仁舟中至劉指揮莊雇肩輿小車庄人皆來叩頭
與曹子見小飲登舟初二日移舟楊柳青陸行至韓家
樹渡滹沱河風極冽厲有河水待久之乃渡道會泉南
諸友飯桃花口宿楊村明日行至華黎莊步觀神廟前

石刻云開泰六年建塔藏舍利於婁河西咸雍四年七月十四日雷火塔燬壽隆二年五月中常有光怪現握得舍利百餘顆統乾五年建木塔列題諸僧名後書榮祿大夫監察御史武騎尉張軫下有碑承之廻書佛號後題榮祿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石恕初予跼蹐小舟中少所見獨記所止處而已陸行觀此石字畫楷勁而年號官名皆遼時故記之自石晉以十六州畀契丹此地沒於北者五百年予每入北界

未嘗不歎宋人不能至此也幸生二百年一統全盛之
世夫豈易得哉飲武清至靈谷屯宿初四日行過馬駒
橋申刻至京自興濟冰阻千艘相聚行數里輒相呼擊
冰如是數里又行舟止時如鴉將棲且止復飛回翔不
定前此未見也聞白河冰尚腹堅遂皆陸行予自丙申
計偕後七試南宮往來程路及此行計七萬里矣

壬戌紀行

下

初一日下張家灣皇木蔽川舟阻隘僅得出是夜夢月

蝕既余與二人望而拜初三日行初四日過河西務兩日風行皆不盡日初五日午竟白河遡漳衛白河出城外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在薊洲東北出通州境東南至香河界又流入於武清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入海元史言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白河亦名潞河也宿楊柳青明日宿獨流初七日過滄洲十餘里宿前阻冰處初八日過磚河日尚蚤止泊頭有扁鵲廟扁鵲渤海人莫州有其家宅謝靈運擬鄴中詩云憶昔渤

海時南皮戲青社當建安時非清平之運士之有以自
樂如此初九日過東光至安陵道逢同縣許事士停舟
相勞問為同行者閉距不得與言許尋遣人致禮初十
日過桑園雨舟止久之雨後歛得順風舟甚駛風雨尋
作未能至德州十一日泊故城有馬都御史祠與許翔
甫行縣中明日經鄭家口風疾尋過夾馬營至武城觀
夫子廟像河澣有二童子來自言學易因與之言易是
日風順掛席行如飛雖有逆灣然亦行一百四十里十

三日晡時至臨清衛河自輝縣蘇門山合頭歷輝縣界
新鄉衛輝府新鎮李家道口莘縣小塔兒清濁二漳自
林縣合流經臨漳館陶小塔兒入衛河漳衛合行二百
里過臨清自輝縣東北來一千六百里又千餘里至直
沽合白河入海元名御河永樂初會通河於自淮入黃
河至陽武陸輓至衛輝下衛河也南行逆流自靜海歷
興濟滄交河南皮吳橋景德故城恩武城夏津清河之
境靜海青興濟滄德故城武城皆臨河十四日入睢晚

行至戴家灣十五日日昃過聊城泊李海務明日周家
店南水涸不行晡時水至行達河城十七日荊門大風
黃沙蔽天舟如霧中行過張秋及戴家廟有龍衣船封
水明日食時行龍衣船歲於此過閤挾南貨故船常滯
淺曾記一歲適巡撫過界水為封錮東平張長史以金
幣賄閤買水買水所未聞也夜至開河明日南旺水涸
至宋尚書祠觀鵞河口汶水來處鵞河口即黑馬溝也
有分水龍王廟汶自此逆流北出五百餘里入於衛南

出二百餘里合於沂泗凡八百餘里云北去者逆上至南旺而順南行者亦逆上至南旺而順故濟寧當南北之半而行者皆相期至此諺云上已濟寧下巴濟寧以為過是皆順流也十九日濟州登太白樓陳子敬許翔甫沈誠甫秦起仁王子敬陳敬甫同登濟州西望城武縣正相直也余曾大父嘗為其宰樓下有碑刻永樂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勅行軍司馬樊敬往守濟寧撫操十萬壯士指揮以下除授總兵官亦聽調違令斬首行軍

司馬其重如此皆一時之制與國初諸翼元帥會典亦
失於記載也廿一日趙村暴風起微雨尋止過新店日
正赤如血夜爭新輝舟梭雁翅間前行者幾敗止仲家
淺漏下二十刻聞輝下喧呼聲乃龍衣船至輝啓又行
至師家莊廿二日逾魯橋谷亭沙河至胡陵胡陵人以
楊枝挿水祈雨來時孺亨病欲還余強之行至日昃孺
亨舟稍後聞岸上人呼余愴然謂從者周公必返矣遂
停與別以其非大疾也蓋過胡陵不遠余囑其僮從今

夕止可歇彼矣在汭頭得信孺亨竟死傷惋殊甚夜余宿此不能寐也廿三日食時至沽頭會通河幾盡矣會通河元所賜名至元初漕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跼陸運至淇門入御河其後於埒城之左汶水之陰作斗門遏汶入洸以益泗漕而汶始與洸泗沂合至元二十年自濟州新開河始分汾泗諸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以達於海至元二十六年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

西北至臨清而泗汶諸水始達御河也凡歷臨清清平
堂邑博平聊城陽穀壽張東平汶上嘉祥鉅野濟寧皆
陽寧陽魚臺鄒豐沛之境臨清聊城東昌郡治濟寧皆
臨河弘治初河決金龍口趨張秋都御史劉大夏修築
遏水南行工成賜名安平鎮出歸水勢不壯而下流平
漫故水雖順流舟行尤遲至溜口始以兩槳行如飛河
自汴城北至張家灣東北行溜首江三家樓益陽依逢
考縣楊青口師家樓新集馬磨師家道口馮家集曲里

浦趙家園經徐北門五百餘里河決房村後自馮家集
決入溜口不復經蕭縣入溜口僅二十餘里即合沂泗
又七十里至彭城汴至此三百七十里自蕭縣至馮家
集一百八十里也梁進口四十里經新集入漁陽碭山
河水散漫四五里至馮家集始伏漕至溜口溜口自馮
家集分兩股舊時所謂大小溜溝者相去不半里而分
為兩也登境山起仁子敬誠甫皆至山石陂陀紋理如
武康而色不如有大雲禪寺依山雖小刹而峻整有至

元碑日已昏不可讀廿四日日出已過彭城矣舟中與
子達言豐沛故事余昔數過泗水亭有班固碑不復存
而少嘗見其文因為子達誦之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
降著符精感赤龍承甦流裔襲唐末風寸土尺木無俟
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邪金精摧傷涉關陵
郊擊獲秦王鴻門造勢斗壁納忠天期承祚爰爵漢中
勒陣東征剋禽三秦靈威神祐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
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張陳畫策蕭勃翼終出爵

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
榮馭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勲顯祚永永無疆國家寧安
我君道昇根生葉茂舊號是仍於皇泗亭苗嗣是承天
之福祐萬年是興午過呂梁呂梁雖懸濤瀾泝然非巨
嶮也是日立夏日暈者三至下邳尚蚤復行是日風不
順猶行三百里明日鍾吾風泊圯岸下復行明日白楊
河遇見陳永康雷夢龍舟從飲酒過桃源行三十里而
別是日風微故至淮陰泗水出汴縣北山沂水出泰山

至卞入於泗沂泗合流為清河今黃河并入之酈道元
曰淮水北來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北來注之淮泗之
會即角城今清口是也黃河不復自渦口入淮獨自彭
城從清口下故淮自清口北岸黃流而南岸清蓋二十
一里始混為一色凡歷徐州睢寧邳宿遷桃源清河之
境八百餘里惟睢寧不臨河淮上見日正赤如血望之
絕無翳障空蒼下墮園紅濛汜間真奇觀也向夜風雨
大作尋霽明日自清江口移入裡河船泊郡城下柳州

喻景曾邈來候夜風雨雞鳴雨霽西南風大急在清河
欲此風須臾不可得今逢之更為虐也初同行者常有
百艘南旺分而為二先行五六十艘出會通河舟皆散
是日風阻寶應又以百數夜始行牽纜如織至瓦澱湖
口十九日風猶逆至露筋廟出邵伯湖晚湖無風清漪
可愛夜宿驛下明日風始順食時至江都天陰風益迅
遂至瓜州也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古江都蓋臨江
即此地云淮陰六十里至黃浦口出馬湖三四里入內

隄行至寶應出湖四十里內隄行至露筋廟出邵伯湖
十八里至三百子內行三十里至驛古廣陵北出武廣
湖東陸陽湖而二湖相宜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
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至山陽永
和中陳敏因湖道多風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
穿渠入北口以避湖風蓋其來已久今世獨知陳平江
耳又吳將伐齊築邳城城下掘溝謂之利江地理志所
謂築水江淮之間凡三百六十里歷山陽寶應高郵江

都之境山陽淮安郡治江都揚州郡治瓜州對江與京
口直也遂過埭入南小船始昏吳語夜雨蚤風過江山
色靚麗向來少此景恨過之速遂入江口

遊海題名記

嘉靖己未中秋前二日王永美邀予遊海午後登州至
太倉明日午出川東門遂行待沙船不至宿天妃宮十
五日得沙船行至海口風雨大作波濤際天初猶見海
中長沙及濤高沙反出其下不復見還宿天妃宮明日

至海口雨不止使人問郭帥已往新城因宿其營營前
頗有戰船戍兵寥落昏兩粵人營中寂然半夜大風雨
波濤之聲滿耳郭帥方自新城乘浪而至明日留飲及
暮而別夜三鼓潮生舟忽高數丈水聲鳴激永美呼余
起登岸岸北邇迤隔碍僅見東南半海月色微明因列
坐飲鼓琴潮平乃還連日雖風雨海中風帆交錯沙上
人載荻葦西來不絕劉家河船皆逆風張帆南北斜行
如織篙師云海行恃風波患無風不患風也余與張德

方陸希臯同日崑發永美子一夔余子福孫從至州希
臯不行劉大倫楊正學以沙船至楊百戶海上彈琴者
也李旌未冠皆同行凡七日竟不見月亦不至大海而
還

震川別集卷六